

[美] 罗伯特·戴利著



JIN SAN JIAO YOU LING

金三角幽灵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JINSANJIAOYOU Ling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金三角幽灵

〔美〕罗伯特·戴利著

(川) 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: 李 薇

封面设计: 梁 伟

金三角幽灵

〔美〕罗伯特·戴利著

刘开政等译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mm 1/32 印张 14.375 字数 330 千字

1988 年 11 月第一版 1995 年 2 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 100,000—115,000

ISBN7-220-00534-2/I·62

定价: 14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美国唐人街，黑社会帮派猖獗、贩毒、赌博、卖淫、凶杀案不断发生。纽约市警察局迫于市长压力，把能干而不讨上司欢心的鲍尔斯上尉调任唐人街任分局警长。

鲍尔斯受命后，与华人贩毒网及意大利黑手党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。在枪林弹雨中，鲍尔斯几经生死，一位感情丰富的女郎为他的精神所吸引，委身于他，万般缱绻，使工作狂鲍尔斯顿悟到：除了生死搏斗，人间依然有美好的情爱……

黑手党教父被鲍尔斯致于死命，唐人街的犯罪率下降了。但新的教父又粉墨登场，鲍尔斯拼死换来的，只是警方和黑势力的一次妥协。

内容精彩，情节扣人，引人入胜。

第一章

屠杀之夜，金宫外面大雨如注。

这座浮华而俗气的罗可可式建筑，放了几十年电影终于撑持不下去了。这要归因于议会修订的移民法决议案。修改后的移民法第一次允许，亚洲人，主要是华人，可按与欧洲人相同的比例移居美国。唐人街随即膨胀起来，从向南的3个街区向四面八方拓展，很快便把纽约老街区的许多单位席卷进去。为了生存，金宫影院不得不改换门庭，成了首屈一指的华人饭店。

为首的新股东姓丁。在这丁老板眼里，金宫二字可以沿用，一切红黑金色装饰能使饭店增辉；至于那回廊上的铜龙、人造玉制龙，以及壁龛里的神像，无不使他有重返故里之感。说得上是东西方文化合璧的象征了。

是夜，阿瑟·鲍尔斯上尉在此等候。他伫立在原影院过厅，凝视厅外雨丝。人们收起雨伞，从玻璃门缝挤身而入，但终未见到她的倩影。过厅与街面齐平，顾客拾级而上，从颇为讲究的楼梯登上餐厅。丁老板肘夹菜单，来来去去忙着招呼顾客。鲍尔斯一身棕色打扮。棕色的粗呢夹克衫，警察爱穿的棕色的硬头鞋。棕色衫内腰间挂着枪套，套内插着0.38口径手枪。

他不停地看表，她已晚了一刻钟。他一点也闹不清为何约他到此地来。她的提问，餐后付帐，该不该坚持由自己来付？这都使他困惑不解。他又看了看表，担心订的座位，该不该上楼给丁

打个招呼，或者坐在桌旁等候。这地方名气不小，万一丁把订座让给别人，又得再等半个小时。站着等，谈话，另觅他处，怎么打发这漫长的半小时？唐人街的餐馆，多数破旧，有的一点也不干净。他东猜西想，到头来不过是庸人自扰罢了。

他日子过得并不舒坦，近来没有碰上一件开心事。他意识到，在此等候或在他处等待的，都不是女人而是某种约请。然而，约请今晚不在奢望中，因为，引人注目的岁月早已流逝多年了。

“喂。”

她终于出现在他身旁。透明雨帽，雨滴残留，象一块头巾系在腮下。

“看上去你挺帅的。”她嫣然一笑，仿佛这并非客套。一时间，弄得他有点不知所措。是因为难得听见女性的恭维而有点情不自禁，还是因她把角色弄颠倒了使人有些异样？鲍尔斯是个传统主义者，不熟悉新的社会准则。心想，奉承女士，那是男人的事。

两人相对而立。柔和的灯光，从风格特异、形状特殊的水晶吊灯洒下，使她显得风韵犹存，虽然她的芳龄已过——他也超过最佳时期一两年。鲍尔斯看在眼里，藏在心里；如果把她的话反施于她，那不成了拾人牙慧了吗？

她浓装艳抹，估计刚主持完“7点钟新闻”节目就直奔这里。他从来不喜欢女人化妆，但此刻对她的打扮并不讨厌。她大学毕业时肯定是个美人儿——多久以前？15年？或许20年前？电视节目的化妆师肯定把她弄得面目全非，偏离了生活原型。鲍尔斯甚至在同她握手时也在审视她。她那双蓝色眼珠，嵌在外形优美、描绘典雅的眼眶里，流露出青春、无邪、几分忧伤，具有引起鲍尔斯共鸣的气质。她结过一次婚，他知道，她现在尚未再婚，离异也是迫于精神折磨。她有个10多岁的女儿。她决意把她养大成人，纵使付出再多精力也心甘情愿。她眼神依然柔和，折磨并未

使她心死。她嘴唇轮廓分明，颇有肉感，对鲍尔斯颇具性诱惑，特别是配上那张不甚柔和的下巴。她下巴微翘，有挑战性，必定是个敢于向命运挑战的女人。她经过奋斗已到达男人世界的顶峰。根据他读过的报载文章，她年薪 20 多万美元。这对鲍尔斯来说，既望尘莫及，又象国防预算那样令人捉摸不过透。她的收入大体相当于他的五倍。这么高的薪俸，他设想过，将会改变任何男人的境况；毫不怀疑，她的处境早已得到改变。

她摘下雨帽，抖了抖，把它塞进衣袋。如此美丽的人儿就在眼前，这么突然就闯进了一个未知世界。他感到局促不安，但又纹丝不露。须知，他从警多年，警察惯于掩饰不定的臆断。所以，他称她全名卡罗尔·科恩，低声说了些见到她多么高兴之类的话，然后领她上楼，走向丁老板恭候的楼梯平台。

丁约莫五英尺高，皮色干枯，但头发乌黑，很难猜测他的年岁。他一直喜形于色。

“上尉，我不见你顶长时间，”丁说，“我感悲哀。”^①

他真的记得鲍尔斯吗？他是唐人街有政治地位的人。踩熟了地皮，善于记住顾客特征。

“你好，丁先生。”

“这边请，上尉和女士。”

他们跟着他走进餐厅。人们马上认出卡罗尔，扭头朝她望去。然而，同鲍尔斯点头招呼的却寥寥无几。这使他感到难堪。警察的社会地位不及一个在电视上念稿子的女人。这在鲍尔斯眼里，是病态社会的一种反应。

他拉着她的臂膀穿过一张张餐桌，就象拉着被捕的人犯一般。

① 有的华人讲的英语不规范。

“我来迟的原因，”她轻声地说，“是因为今晚同公司签订了一项新的合同。”她望着他直笑，看得出她是十分开心的。

这是否意味着长了10万美元薪水？该不该向她祝贺？他没有向她道贺，只是说：“丁先生是唐人街的镇长。”

“唐人街的镇长^①？”

“这是名誉头衔，正式头衔是唐人街最大会党的会长。”

丁快步过来，走近他们桌旁，给她端来一把椅子。“因为你不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，”鲍尔斯说，“你弄不懂那些名堂。”

他们入座。

“我生于波士顿。”卡罗尔说。

鲍尔斯挥手插问：“究竟在哪里？”

她低下头，觉得受到侮辱了吗？被伤害了吗？或许是在注视桌上的精心布置——白色台布，束束鲜花，酒杯饭碗。女人的心是猜不透的。她们善于隐藏一切：情绪、显示年龄的面部皱纹、性冲动。这部分出自谋略，部分由于生理机制；但唯一的目的似乎是要让男人们捉摸不透。

鲍尔斯巡视餐厅，没有满座。大约半数顾客是华人——总之是东方人；另一半是旅游者。按华人的看法，在唐人街进餐的个个白面孔都是旅游者。

“你们要好酒请也许？”^②丁问道。

“有香槟吗？”卡罗尔问丁。

“啊，是庆贺？你喜欢中国香槟，也许？”

卡罗尔转过头来征求鲍尔斯的意见：“来点中国香槟好吗？”

“上海来的，顶顶好。”

① Chinatown，唐人街，直译“中国镇”，实指华人聚居区。

② 丁讲的是不规范的英语。

“好吧。”鲍尔斯边说边想。如果她要付香槟钱就让她付吧。他想要得更深的倒是中国大陆已经开放，连所谓香槟也有可观的出口。然而，此刻的他仍然是个上尉，从昔日同行中最年轻的上尉到今天同行中最年长的上尉。

“今晚我成了电视上收入第二高的女人。”卡罗尔说。然后提到那位获酬最高的主持新闻节目的妇女的姓名。

鲍尔斯没有向她致以祝贺，而是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你听丁的腔调地道还是蹩脚？”

卡罗尔没有作答，只顾玩味筷子。

贬低别人无异于贬低自己。鲍尔斯看出卡罗尔的感情已经受到伤害，这反而增添了他对她的怜爱、对自己的自责。

“对不起。”他说，“你应该受到各种奖赏。你之有今天，不知历尽多少艰辛啊。”

这似乎使她得到安慰。她的眼睛明亮起来。

“明年你肯定会进入第一名，因为，比起那个土腔土调的女人，你要好看得多。”

“好看？”卡罗尔说，“这跟好看不好看毫无关系。”

当然有关系，鲍尔斯想。一张张打扮出来的脸蛋，一个个严重违法的合同，这些人只能叫娱乐性行业明星，不能叫新闻记者——不管他们怎么乔装打扮。鲍尔斯压住愤怒，凝视卡罗尔那双蓝晶晶的眼睛。

丁和侍者来到桌旁，让他们两人验过香槟瓶签，拍地一声打开瓶盖。

“不管怎样，响声象是香槟。”鲍尔斯嘟哝着，然后朝她一笑。说真格的，这个晚上真难熬啊，除了微笑，真难打发。她为什么要约他到这儿来？疑问再次浮现在脑际。

杯中斟满香槟。她发现她急于等他品尝。

“好喝吗？”

鲍尔斯决意今晚借酒行乐，如果可能的话。所以一开始就喝厉害的香槟酒。他咂嘴表示满意。

侍者斟满卡罗尔的酒杯。“让咱们也来干杯吧！”

鲍尔斯笑道：“还是先尝尝的好。”

她一饮而尽，放下杯子，若有所思。

当两双眼睛相遇时，他们笑出声来。

“加冰块儿，柠檬，一点点酒；把它们混在两三瓶桔子汁里，就成了美味可口的多味果汁了。”鲍尔斯说。

“不可否认，那没有泡泡。”

“法国香槟酒商肯定会咬牙切齿，”鲍尔斯说，“这东西一传开，法国人的生意就不好做了。”

他很高兴他把她逗乐了。能逗笑别人是一大成功；可惜近来他很少有过这样的成功。

“每个国家总是把最佳产品卖给外国。”他说，“如果也是把最好的香槟用来出口，真不知道他们自己喝什么。”

她长着一口丽齿。

鲍尔斯感到有个东西在作怪。不在心脏部位，而在枪套下面。他此刻欲火中烧，别说象卡罗尔这样迷人的女性，就是随便哪个女人只要愿干都行。不相容性退去后，随之而来的便是相容性的进入。他想同她睡觉，一种连自己也感到惊讶的念头。

“干杯！”卡罗尔举杯。

飘飘然的鲍尔斯，在臂绕臂地同卡罗尔交杯时，意外地发现他们的脸，除了酒杯相隔，几乎快贴紧了。

“为……干杯！”她说。

“为今晚干杯！”鲍尔斯单刀直入。他再也不想听她关于钱挣钱的事了。

“为今晚。”

他们的视线在碰杯声中凝聚。他发现她的笑声中夹杂着空虚。他想，从对过那间房里出来后，他们便宛如一对情侣。

卡罗尔说：“在人生的舞台上，同男人几乎没有什么事没有干过。但同一个男人用中国香槟干杯还是头一回。”她把这话说得好象有些别出新意似的。他乐于听到心照不宣的允诺。

“你说我是你的第一个。”

“你正是我的第一个。”

她放下酒杯。“阿泰。^①”她羞涩地叫道。在此以前，她除称他鲍尔斯上尉外没有用过别的称呼。叫他阿泰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这使他热乎起来，因为她竟亲昵地直呼他的名字。

他们的关系基石全然移位了。他既不明白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，也不清楚还要走向何处。他是个忠实的丈夫，即便可以随便玩弄女人，也到了该收敛的年龄。

“阿泰，”卡罗尔说，“告诉我你对警察部门的感觉和对自己职业的看法。”

鲍尔斯的第一个反应是极端失望。采访！她只想采访他？！这便是采访的开场白。先煽动他想入非非的欲望，好让他成为自我陶醉的角色。

他感到怒火上冒。“我的职业？我是布鲁克林区第七十九警察派出所的所长。至于管区，我很喜欢我们管区。”

“我读过你的资料。”卡罗尔坚持自己的看法。“你是纽约市最出色的警察。关于你，我有这么厚一叠档案材料。你虽然当了11年警察上尉，但从来没有自己的管区。”

“是那样的吗？”

^① 阿泰，阿瑟·鲍尔斯的昵称。

“为何是那样？”她眼睛一挑，穷追不放。在此之前，他从未见过任何女人这样盯着他。他感到讨厌。

楼下街上，细雨之中，一辆卧车停靠街边。前边坐着尼基·韩，25岁，美国出生，唐人街顶顶有名的青年帮会飞龙帮的首领。后座坐着许氏弟兄。一个18，一个17，均重90磅，香港来的阿飞、杀人犯。都不会说英语。3个月前，他们被弄到纽约干今晚要干的勾当。

打向挡风玻璃的雨滴被雨刷刷向两边，车子没有熄火。往常这时，唐人街总是挤满游客，而今晚却是空荡荡的，滑溜溜的。韩朝车外望了望。计划是几周前拟定的，行动却是1小时前匆忙决定的，因为大雨有助于冲刷罪证。

“开始行动。”尼基·韩用华语命令道。他的方言，广东、香港和纽约的中国人都懂。

但见许氏弟兄头戴面罩，手提武器，推开车门。刹那间，冲过人行道，推开玻璃门，冲上考究的楼梯。

尼基·韩戴着墨镜，拉下帽沿，几乎遮完面部。后座车门开着，大雨拍打车顶。他跟在后面接应。

楼上，卡罗尔正在讲述她希望编写的一部有关警察的纪录片。不象以往光着眼于揭露警察的腐败和残忍，而是着眼于浪费人才、管理失调、技术陈旧之类更为隐蔽的弊端，因为它们并不违法，所以成了改革的绊脚石。

鲍尔斯放下杯子说道：“这酒的确味道酸。”

她要他支持她的编写，并从各个角度论证所作所为的正确性。

“为什么要我帮助你？”

“你11年不被提升，你不欠他们什么。你知不知道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搜集资料，找出不平的人。”

“侦探也一样。两种专业非常接近。好的侦探和好的记者都需要同样的勇气。”为了刺激对方，他补充道：“好的只是其中少数而已。”

“你肯帮助我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管保我再当11年上尉？”他不肯帮助她。他为什么要帮助甚至连喜欢都谈不上的人呢。但他没有说出口；因为，他的注意力已集中在许氏弟兄身上，他们刚潜入过道。他一眼便认出他们携带的武器——0.45口径M-3式冲锋枪和12标点半自动散弹枪。鲍尔斯早就见识过这种武器，或许在初入警界的时候，他知道它的威力足以丢翻一辆汽车。

他见那小伙子吃力地提着散弹枪，另一个正用冲锋枪对准目标——鲍尔斯本人。显然，鲍尔斯看见枪口在上下摆动，一种恐惧传遍全身，因为他曾参与过枪战——卡罗尔认真分析过有关资料。肾上腺素应激分泌达到峰值，血液直冲脑际。他立即警觉起来。神经高度集中，不仅能判定厅内分贝水平，还能听到两张桌子以外的个别词句。他瞥见卡罗尔眼角上的鱼尾纹，如果时间允许，他可以从鱼尾纹的深浅猜出她的实足年龄。至于那两个小伙子，显然是华人，尽管带着面罩。他们形单力薄，握枪象握重锤，不是强悍的职业杀手。其中一个在想，按计划一扣板机就朝后翻滚。小人拿大枪，可笑不自量。鲍尔斯差点没笑出声来，虽在恐惧中。

丁老板走上前去干预。

那家伙把冲锋枪一横，用枪托把丁打倒在地，然后向墙上乱砸。卡罗尔背朝这面。鲍尔斯从她肩上望见这一切。此刻，卡罗尔仍在唠叨她那无聊的创作。一颦一笑，一举一动，似乎在说：只

要合作，愿以身许。

发生了什么，已经发生了什么，她毫无觉察。除倒在地上的丁外，无人出来干预。鲍尔斯终于站起身来，幸亏那位侍者，手托托盘，托着几个银色汤钵，恰好走在门厅与鲍尔斯之间；这就救了鲍尔斯一命。他眼见武器开始喷射，喷吐火焰，伴着吐吐吐地声响。他看见射手竭力控制向上弹跳的枪管。

鲍尔斯往下一蹲，肚皮擦桌扑向卡罗尔，餐具、桌布一并带下。他抓住她的上身，连人带椅压倒在地。她喘着粗气，惊恐万状。他伸手摸枪，手被桌布和她衣服缠住，左轮手枪无法掏出。

横尸冲锋枪下的侍者，38岁，留下7个儿女。一年前在香港花2万美元买了张伪造证件，非法来到纽约。这2万美元，相当于他本人以及父母兄弟姐妹等家里人一辈子的积蓄。他一天干14小时，烟酒不沾，想尽快偿还利息高达30%的借贷。一朝清债，他盘算一年弄来个儿子，让几个儿子同他一起挣钱，9年内同妻子女女大团圆。

第一发冲锋枪子弹把他手中托盘打飞，银色汤钵落地。第二发子弹，随着枪管上仰，揭去他的天灵盖。他再也不会同家人团聚了。他兜里装着冒名顶替的假证件，死了也无从判明他是何许人。

子弹接连射向天花板。这家伙从未用过冲锋枪，在香港靠的是耍刀子。他控制不住跳动的枪身。他拚命压低枪口，疯狂地乱扫一气，子弹击中地板、顾客和天花板。

他用肚皮顶住枪托，弯腰压住上跳的枪身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来个坐姿射击。弹头削掉了他右脚趾头。这近乎滑稽，但没有笑声。然而，他只膘了一眼打烂的鞋子，又继续开火。

另一个家伙摸清射击要领，第一发散射枪弹洞穿后颈，使一游客身首分离。第二发把枝形吊灯轰落在地。第三发震掉了手中

的枪，撒破了他的拇指、食指、手腕。他蹲下身抓起枪，象他哥哥那样，继续射击。

枪声震耳欲聋，象麻醉剂阻断了知觉。许氏弟兄毫无痛苦表情，唯一的念头是吐吐吐，吐吐吐地射击，制造淹没一切的喧嚣。杯盘破碎声，桌椅翻倒声，人们的尖叫声，统统淹没在恐怖的枪声中。

5秒钟过去，也许不到5秒。弹夹打空了，许氏弟兄扭头便跑。

鲍尔斯毫无觉察，只顾从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挣脱，从卡罗尔的乱扭乱拉下立起身。他的脸埋在她左腋下，桌子横在他的腿弯上。他还在摸枪，摸到自己、摸到卡罗尔。

他终于拔出手枪。卡罗尔惊恐不已。当他摆脱桌子、持枪跪起时，她抓住他要他重新卧倒，宛如在召唤他再度云雨似的。她喊叫：“不，不，阿泰。他们会杀死你的。”她翻身搂住他，想用力把他扳倒在地。

他用劲把她推开，但她活象个妻子同他死缠。他很快把她甩开，跳起身来，向许氏弟兄追去。

汽车等在街边，发动机仍在转动。鲍尔斯行动迟缓，许氏弟兄动作也不利落。大许的确满不在乎，但子弹毕竟连鞋一起削去了他三分之一的右脚掌。他奔向楼梯平台，想一步跨两梯往下跑。这回，他先迈左脚，但右脚没有跟上，一个跟跣连人带枪跌下楼梯，跌了个饿狗抢屎。冲锋枪落地往下滚，把小许绊飞在地，头侧重重地撞击了一下。顷刻，他跳将起来，向门口冲去；但突然停步，伸手拉他哥哥。当大许抓住他的断指时，他痛得一声尖叫。

楼上喊声脚步声乱作一团。许氏弟兄以为追兵将至，因这是在美国，民团正在组建或已建成。他们抓起武器，奔向人行道；鲍

尔斯尾随赶到楼梯平台。

他们听见脚步声，但不是追兵，而是未受伤的顾客在夺路奔逃。他们涌向象是后门的丁的厨房。其实屠杀危险已过，厅内反比街上安全。但谁也不这么想，都在寻找旁门暗道。

鲍尔斯冲出门厅，许氏弟兄刚钻进汽车。雨夜之中，目标不清，鲍尔斯朝一对隐约可见的腿开了3枪。这当然无济于事，谁都知道，用超短管左轮手枪子弹阻止四门式卧车，除了电影中的英雄外，现实中无人做得到，何况左轮的转轮中只剩下两粒子弹了。车轮看不见，发动机在头部，气缸有钢板防护，从尾窗射杀司机可能杀伤过往车辆行人。于是，鲍尔斯挥动小手枪，向前追赶。这是傻而险的举动，如果车里人向他射击，别说用威力大的冲锋枪和散弹枪，随便什么武器都可置他于死地。然而，卧车只想脱逃，转瞬拐弯消失在夜色中。

鲍尔斯伫立雨中，第一声警笛隐约可闻，虽然离得还很远。他喘着粗气，奔回金宫。过厅空寂无人，只有卡罗尔张口结舌呆在楼梯半道。

鲍尔斯把左轮插入裤腰，卡罗尔满脸污浊，奔下楼梯，投入他的怀抱。

他对她大发雷霆：“我本可以把他们制住。”

“你是说，你本可以送掉自己的性命。”

“难道你还要那么干不成？”

“你救了我的命，我救了你的命。”她吃吃地笑着。是放了心还是发神经，他闹不清，只得说：“一回好，二回来。”

他搂着她，她紧贴他。

“楼上地板上有个人脑袋。”

她喜欢在他怀里就让她呆在这儿吧。

少顷，她挣开他，注视着电话机。

“立刻派录制人员到这儿来。”他发现她通话时一点不考虑他的处境。她认定这是当天的特大新闻。他也这样认为，但却顾虑重重。预告将打乱电视节目剩余部分的安排，并要打出他的姓名。明天将在头条位置再次宣称他是位英雄，尽管他不想被称做英雄。他曾被宣扬过好一阵子，但却与他的职业实情不相吻合。新闻记者把他吹捧成玩枪弄箭的西部斗士。更糟的是，他们很可能把卡罗尔的采访宴约描绘成唐人街幽处的地下恋情。他要竭尽全力防范于未然。

他拉着卡罗尔的双手，眼前是一小时后的情景：她在闪光灯下陈述大屠杀的耳闻目睹。描述无畏的枪战英雄鲍尔斯上尉拯救她宝贵生命的一举一动。于是，他开始向她提出请求。

“你可以撤消你的召唤，然后离开这儿吗？”他恳求道，“让别的记者插手此事。你要知道，我是有妇之夫。如果新闻媒介发现我们两人在一起——”

“这与我们之间毫不相干。”

“他们好传播丑闻。”警笛声越来越近，他连忙说，“你知道他们会有的。”

“你喋喋不休，这是重大事件，是我从未碰到过的特大事件。你不可能说服我袖手旁观。”她的视线依然落在电话机上。她大步向电话机走去。

丁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。血从额侧淌下来。他抓住扶手生怕跌倒。

鲍尔斯大步跨上楼梯平台。

“警察即将赶到，上尉。”丁说。

几分钟后，这里将挤满穿警服的人；届时鲍尔斯将以警界一员履行职责。现场需要保护，目击者不得离去，证词必须当场录取。到时，探员涌来，救护车赶到，各级头头驾到——派出所的、